

地 340.13
42
新二：4

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

廣西邕寧縣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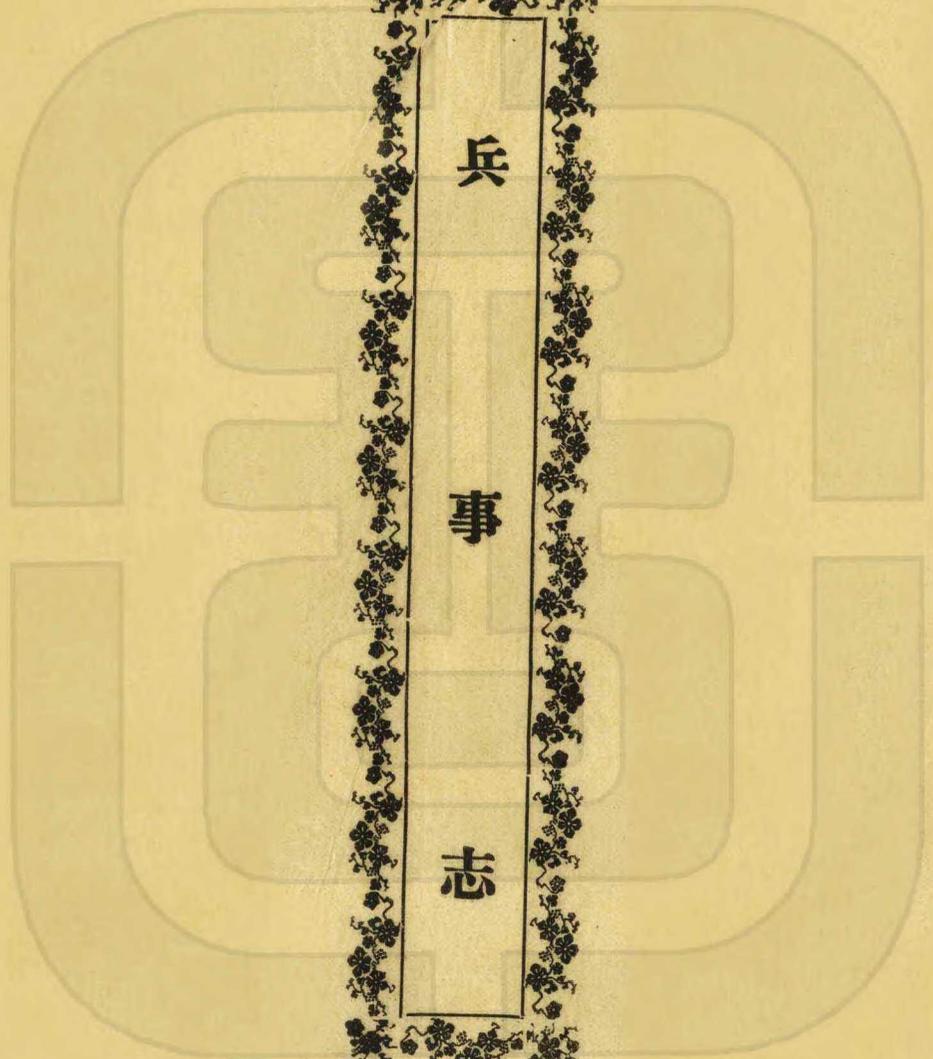
陳壽民題



兵

事

志



邕寧縣志卷三十

垠西莫炳奎星五編纂

兵事志

兵事至爲不祥。國家不得已而後用。然三代後治日少而亂日多。正不得效歸馬放牛。高談治理。我邕以彈丸地。自唐宋以來。黃氏之亂。儂氏之亂。南詔交趾之亂。史不絕書。至清而革命軍起。而堂匪會匪土匪游匪。前後相斫者。更累世勿絕。豈民性之好亂哉。治失其馭。則挺而走險。勝則王敗則寇耳。故夫始也以赤子盜弄潢池。終也以匹夫窺竊神器。雖徵兵徧天下。糜餉如邱山。有所勿惜。然而朝廷爲之旰食。戶口爲之耗亡。書曰。愚夫愚婦。一能勝予。吁。可畏哉。志兵事。

前事一 秦 漢 三國 吳 唐

(秦)

始皇

秦使尉屠睢攻百越。兵敗。越人殺尉屠睢。

秦既并天下。使尉屠睢。將樓船之士。南攻百越。使監祿鑿渠運糧。深入越地。以與越人戰。殺西嘔君譯吁宋。越人退入叢薄中。更相置傑駿以爲將。而夜攻秦人大破之。殺

尉屠睢。秦益使尉佗將卒以戍越。節淮南子參史
記主父偃傳

案(省志)百越被兵。自周安王十五年吳起爲楚悼王相。南平百越。戰國策亦云。起爲楚南攻揚越。又案越王無疆。爲楚所滅。諸族子散處江南海上。有甌越駱越揚越。各稱君長。號爲百粵。(粵越同)邕其駱越地也。此嶺外被兵。不始於始皇矣

二世

南海尉趙佗。擊并桂林、象郡、案秦桂林、即今平
梧潯柳南太等地自立爲南越武王。

南越王尉佗、眞定人。姓趙氏。其初用爲南海龍川令。二世時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。召龍川令趙佗。語曰。聞陳勝等作亂。秦爲無道。天下苦之。項羽、劉季、陳勝、吳廣等。州郡各共興兵聚衆。虎爭天下。中國擾亂。未知所安。豪傑畔秦相立。南海僻遠。吾恐盜兵侵地至此。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。待諸侯變。會病甚。且番禺負山險阻。南海東

西數千里。頗有中國人相輔。此亦一州之主也。可以立國郡。中長吏。無足與言者。故召公告之。即被佗書。行南海尉事。囂死。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。盜兵且至。急絕道聚兵自守。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。以其黨為假守。秦已破滅。佗即擊并桂林象郡。自立為南越武王。史記南越傳

(漢)

高帝

衡山王吳芮。帥百粵兵。佐諸侯滅秦。立為長沙王。

己亥五年詔曰。故衡山王吳芮。與子二人。兄子一人。從百粵之兵。以佐諸侯誅暴秦。有大功

。諸侯立以為王。項羽侵奪之地。謂之番君。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。(漢書註)象郡以下三郡屬尉

它。它未降。遙虛奪以封芮耳。後它降漢。更立它為南粵王。王三郡。芮王長沙豫章二郡。立番君芮為長沙王。(漢書)高帝紀

己乙十一年。南海尉它。能和集百粵民。五月。遣陸賈授璽綬。立為南粵王。

十一年五月詔曰。粵人之俗。好相攻擊。前時秦徙中縣之民。南方三郡。使與百粵雜處

。會天下誅秦。南海尉它。它即佗居南方長治之。甚有文理。中縣人以故不耗滅。粵人相

攻擊之俗益止。俱賴其力。今立它為南粵王。使陸賈即授璽綬。它稽首稱臣。上同

武帝

乙巳元鼎五年秋。南粵相呂嘉反。使馳義侯發夜郎兵。下牂柯江。會師番禺討之。未至。而南粵平。置九郡。

初建元六年。大行王恢擊東粵。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。風曉南粵。南粵食蒙以枸醬。

(註) 枸一作枸、音窶、枸木似穀樹、其葉似桑葉、作醬酢美、蜀人以爲珍味、蒙問所從來。曰道西北牂柯江。
(註) 牂柯亦作牂牁、古鬱水上流、爲貴之盤江、經廣西南甯府爲左江、至潯州合右江、入廣東境爲西江、至番禺入海、按牂柯江、卽今紅水江、不經南甯府境、江廣數里。出番禺城下。蒙歸問蜀賈人。賈人曰。

獨蜀出枸醬。多持竊出夜郎。夜郎者。臨牂柯江。江廣百餘步。足以行船。南粵以財物役屬之。西至桐師。然亦不能臣使也。蒙乃上書曰。南粵王黃屋左纛。地東西萬餘里。名爲外臣。實一州主也。今以長沙豫章往。水道多絕難行。竊聞夜郎所有精兵。可得十餘萬。浮船牂柯。出不意。此制粵一奇也。請通夜郎道。爲置吏甚易。上乃拜蒙中郎將。遂見夜郎侯多同。厚賜之。喻以威德。夜郎侯喜。且聽約。至是南粵相呂嘉弑其王興。及其太后。殺漢使。發兵反。帝詔伏波樓船下瀨三將軍。發兵討之。使馳義侯遺。發夜郎兵。下牂柯江。咸會番禺。兵未下而南粵已平矣。遂以其地爲南海、屬廣東蒼梧、鬱

林、三郡屬廣合浦、屬廣東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三郡屬越南珠崖檐耳、二郡屬廣東瓊州九郡 通鑑

按漢之鬱林。卽今潯柳南鬱等地。交趾卽越南東京。今之河內。九真。其清華鎮。日南其廣南鎮也。廣南卽西京。今越之順化府。

光武

己建武五年冬。交趾牧鄧讓。率七郡太守七郡、謂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、并屬交州、趾或作趾、遣使奉貢。

王莽末。交趾諸郡。閉境自守。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。與讓書。陳國家威德。又遣偏將軍屈充。移檄江南。班行詔命。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。武陵太守王堂。長沙相韓福。桂陽太守張隆。零陵太守田翕。蒼梧太守杜穆。交趾太守錫光等。相率遣使貢獻。

悉封為列侯。通鑑

按交州治交趾。故又稱交趾。武帝時置部刺史。後更名牧。旋復稱刺史。

壬寅十八年。交趾女子徵側反。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之。嶠南平。

先是交趾蒼冷縣雒將（水經註）交趾未有郡縣時、有雒出、墾之者為雒民、統其民者為雒王、其下有雒侯、雒將、女子徵側甚雄勇。交趾太守蘇

定。以法繩之。徵側忿怒。與妹徵貳反。九真、日南、合浦、蠻理皆應之。凡略六十五城。自立為土。郡蒼冷。寇亂連年。至是詔長沙、合浦、交趾、具車船。修道橋。通障谿。儲糧穀。拜馬援為伏波將軍。以符樂侯劉隆為副。擊之。援緣海而進。隨山刊木千餘里。至浪泊。與徵側等戰。大破之。賊散走。明年斬徵側徵貳。進擊餘黨。降之。嶠

南悉平。通鑑輯覽

丙辰元初三年。鬱林合浦蠻賊。攻蒼梧郡。

蒼梧蠻夷反叛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。攻蒼梧郡。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逵。奉詔赦之。

。賊皆降散。後漢書南蠻傳

靈帝

辛亥 建寧四年夏四月。交趾賊梁龍反。刺史朱雋。以七郡兵討平之。

交趾部群賊並起。牧守輒弱不能禁。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。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。攻破郡縣。光和元年。即拜雋交趾刺史。令過本郡。簡募家兵。及所調。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。既到州界。按甲不前。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。宣揚威德。以震動其心。既而與七郡兵俱振逼之。遂斬梁龍。降者數萬人。旬月盡定。以功封都亭侯。千五百戶。後漢書朱雋傳

(三國)

吳

鬱林夷賊反。呂岱討破之。遂分交廣二州。

先是建安中。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臣。擁衆五千。陰懷異志。孫權以番陽步騭。為交州刺史。誘斬以徇。威聲大震。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。未幾權遣呂岱代騭。到州。適鬱林夷賊攻圍郡縣。岱討破之。既而以交趾絕遠。表分南海三郡為交州。三郡、交趾、日南、九真。以將軍

戴良為刺史。海東四郡為廣州。四郡、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。岱自為刺史。節通鑑參吳志步隨呂岱傳

按分交廣二州。在吳黃武五年。

(唐)

太宗

己亥貞觀十三年。夏六月。渝州人侯弘仁。開牂柯道。以通邕州。

侯弘仁自牂柯開道。經西趙。出邕州。以通交桂。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。通鑑

按（通鑑註東謝蠻。西接牂柯蠻。南接西趙蠻。牂柯之別帥曰羅殿。今廣西買馬路。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。自橫山至杞國二十二程。又至羅殿十程。此即侯弘仁所通者也。又按（通志）唐渝州。即今四川重慶府。牂柯蠻。東謝蠻。西趙蠻。皆在今貴州遵義。及平越都勻大定諸府境。其地與重慶接壤。所開路。即由貴州入廣西路也。羅殿。今貴州安順府。橫山寨。在今宣化縣。宋置買馬市於此。邕州。今南甯府。

（註）橫山寨。在今右江平馬是其處。南蠻人地。以此為孔道。宋隸邕州。置買馬市於此。方輿紀要云。在縣境東誤。

高宗

李嶠招撫邕巖二州叛蠻。

嶺南邕巖二州首領反叛。發兵討擊。高宗令李嶠往監軍事。嶠乃宣朝旨。特赦其罪。親入獠峒。以招諭之。叛者盡降。因罷兵而還。舊唐書 李嶠傳

按此條歲月無考。唐書地志。高宗調露三年。析橫貴二州置巖州。此事當在高宗之末。

玄宗

丙寅 開元十四年春二月。邕州封陵獠反。封陵縣、肅宗乾元時開、宋開寶中廢、地在今縣境東、內侍楊思勗討平之。

封陵獠首領梁大海周光等反。據賓橫等州。遣驃騎大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之。禽大海等

三千人。支黨皆盡。舊唐書玄宗紀參楊思勗傳

癸巳 天寶十二年夏五月。遣嶺南五府兵擊嶺南詔。

南詔。雲南大理府、數寇邊。以充武衛大將軍何復光、將嶺南五府兵擊之。通鑑

按天寶初。置嶺南五府經略使。治廣州。兵萬五千四百人。五府。謂廣、桂、邕、容、安南。又按南詔自九年反。陷雲南。中國發兵擊之。而闖寄非人。前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。喪師六萬。僅以身免。在十年後者劍南留後李宓。深入被禽。而全軍盡

沒。在十年統計前後喪失幾二十萬。蠻乃斂尸爲京觀。而宰相楊國忠掩其敗狀。更以捷聞。由是寇川、寇黔。蠻禍愈烈。至大和咸通間。又連陷安南。兩寇邕管。蔓延潰決。塗炭吾民百餘年。師之六三曰。師或輿尸凶。信矣。嗚呼。追懷往昔。有餘痛焉。

(註)唐詩人白居易折臂翁詩。爲此事而發。錄之。其詞曰。新豐老人八十八。頭髯眉鬚皆似雪。玄孫扶向店前行。左臂憑肩右臂折。問翁臂折來幾年。兼問致折何因緣。翁云貫屬新豐縣。生逢聖代無征戰。慣聽梨園歌管聲。不識旗槍與弓箭。無何天寶大征兵。戶有三丁點一丁。點得驅將何處去。五月萬里雲南行。聞道雲南有瀘水。荊花落時瘴烟起。大軍徒涉水如湯。未過十人二三死。村南村北哭聲哀。兒別爺孃夫別妻。皆云前後征蠻

者。千萬人行無一回。是時翁年二十四。兵部牒中有名字。夜深不敢使人知。偷將大石鎚折臂。張弓簸旗俱不堪。從茲始免征雲南。骨碎筋傷非不苦。日圖揀退歸鄉土。此臂折來六十年。一肢雖費一身全。至今風雨陰寒夜。直到天明痛不眠。痛不眠兮終不悔。且喜老人今獨在。不然當時瀘水頭。身死魂飛骨不收。應作雲南望鄉鬼。萬人塚上哭啾啾。老人言。君聽取。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。不賞邊功防黷武。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。欲求恩倖立邊功。邊功未立生人怨。請問新豐折臂翁。

德宗

甲戌貞元十年夏五月。黃峒蠻酋黃少卿反。攻邕州。

先是肅宗朝。黃峒蠻酋黃乾曜等反。攻桂管十八州。所至殺官吏。焚廬舍。勢猖獗。旋為桂管經畧使邢濟剿滅。其衆盡降。至是又有黃少卿者起。圍欽州。邕管經畧使孫公器。請發嶺南兵窮討之。上不許。遣中使招諭。不從。七月。陷欽橫潯桂四州。攻孫公器

於邕州。

節唐書南蠻傳參通鑑。按（南蠻傳）西原蠻。居廣容之南。邕桂之西。有寧氏者。相承為豪。又有黃氏居黃橙峒。謂之黃峒蠻。其隸也。其地西接南詔。天寶初。黃氏強。與韋氏周氏儂氏相唇齒為寇害。

據十餘州。韋氏周氏。恥不肯附。黃氏攻之。逐於海濱。至德初。首領黃乾曜、真崇鬱、與陸州武陽朱闌洞蠻皆反。推武承斐韋敬簡為師。僭號中越王。廖殿為桂南王。莫淳為拓南王。相支為南越王。梁奉為鎮南王。羅誠為戎成王。莫潯為南海王。合衆二十萬。緜地數千里。署置官吏。攻桂管十八州。所至焚廬舍。掠士女。更四歲不能平。乾元初。遣中使慰曉諸首領。賜詔書。赦其罪。約降。於是西原環古等州。首領方子彈、甘令暉、羅承韋張九解宋原五百餘人。請出兵討承斐等。歲中戰二百。斬黃乾曜、看崇鬱、廖殿、莫淳、梁奉、羅誠、莫潯等七人。承斐等以餘衆面縛。詣桂州降。盡釋其縛。差賜布帛縱之。（中畧）貞元十年。首領又有黃少卿者。攻邕管。圍經畧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。德宗不許。命中人招諭不從。俄陷欽橫潯桂四州。（後畧）按通志。黃洞蠻在今新甯州西南一帶是其地。唐置羈縻西原州。屬安南都護。

憲宗

丁亥元和二年春二月。黃賊酋帥黃承慶被禽於邕州。黃少卿降。旋叛。其黨復熾。

二月。邕管經略使路恕。敗黃峒蠻。執其首領黃承慶。

唐書憲宗紀

少卿等懼。明年歸款。拜

歸順州刺史。弟少高。有州刺史。未幾復叛。又有黃少度、黃昌瓘二部。陷賓蠻二州

蠻州今永淳縣

據之。十一年。攻欽橫二州。邕管經略使韋悅破走之。取賓蠻二州。是歲賊復

屠巖州。唐書南蠻傳

丁酉十二年。容管招討經畧使陽旻。奏大破黃賊。

黃賊少卿子昌沔趨勇。前後陷十三州。氣益振。乃以唐州刺史陽旻。爲容管招討經畧使

。引師掩賊。一日六七戰。皆破之。侵地悉復。同上

己亥十四年冬十月。安南蠻酋楊清作亂。殺都護李象古。

安南賊楊清。世爲蠻酋。象古召爲牙將。清鬱鬱不得志。象古遣清將兵三千討黃峒蠻。時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。清因人心怨怒。引兵夜還。襲都護府城陷之。殺象古及妻子部曲千餘人。象古道古之兄也。初黃賊少卿。自貞元以來。數反覆。桂管觀察使裴行立。容管經畧使楊旻。欲徼幸立功。爭請討之。上從之。嶺南節度使孔戣諫曰。此禽獸耳。但可自計利害。不足與論是非。上不聽。大發江湖兵。會容桂二管入討。彌更二歲。行立妄奏斬獲二萬。罔天子爲解。自是邕容兩道士卒。被瘴癘殺傷死者不可勝計。安南

乘之。遂殺都護。以上調費門亡。繇行立陽晏二人。當時莫不咎之。惟戮所部晏然。

通鑑。唐書南蠻傳。柳宗元代表中丞謝討黃少卿職表。略曰。臣聞膚革既平。雖疥癬而必去。豺狼已斃。在狐鼠而宜除。臣某伏惟皇帝陛下。受命上玄。底寧下土。兇渠盡殄。威武載揚。蠢爾腥羶。尚聞凌暴。靈旗斜指。銅獸俯臨。三軍知必勝之方。萬姓喜永清之路。微臣忝司戎律。親列顏行。躡伏波之舊規。乘下瀨之故事。盡瘁事國。期畢命於戈矛。不宿於家。思奮身於原野。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。便披榛蹶石。摩壘陷堅。蕩清海隅。永息邊徼。竊以才非充國。敢自贊於無踰。志慕孟公。庶追蹤於不伐。謬承重委。寤寐兢惶。無任感恩隕越之至。又為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。右今月四日。邕管奏事官嚴訓過稱押衙譚叔向等。與黃家賊五千餘人。謀為翻動。雖已誅斬。猶未清甯。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。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。迎探事宜。兼為聲援。昨得十四日狀。並嚴訓狀報同。其黃家賊。並以退散。各歸洞穴。伏以鼠竊狗偷。非足為患。陛下威靈遠被。神化旁行。遂使姦猾之謀。先期而自露。回邪之黨。不戮而盡夷。伏恐飛章已達。吉語未聞。尚軫天心。猶煩廟算。臣謬居方鎮。忝縮軍符。所得事宜。不敢不奏。又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。某材質無堪。授任非次。當有事之日。忠懇莫施。遇成功之辰。漸憤空積。陳力之志。誓死不逾。伏惟仁恩。終賜展効。今者中華寧謐。異類服從。唯此南方。尚餘寇孽。伏以黃少卿等。憑培塿以自固。合莖脆以為強。刳脅使臣。侵暴列郡。雖狐鼠之陋。無足示威。而蜂蠆之微。猶能害物。必資翦伐。方致和平。庶盡驚寒之勞。以答恩榮之重。撫心踴躍。夙夜不甯。私布丹誠。敢期明鑑。又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當管。奉詔與諸管齊進。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。漢軍馬步等若干人。各具兵馬數。及軍將若干。前牒奉處分。竊以天啓昌期。大功畢集。神開興運。微惡盡餘。黃少卿等。歷稔逋誅。舉崇肆暴。恃狡兔之穴。踰伏偷安。憑孽狐之邱。跳跟見恠。以為威狐不射。天網可逃。侵逼使臣。隳犯王略。恣其毒虐。速我誅鋤。敵國盡在於舟中。還師已期於席上。謂宜投戈頓穎。面縛乞身。歸郡邑於王官。效黎獻於天吏。而乃繕兵補卒。增壘閉途。正當天討之辰。更積鬼誅之罪。衆輕鬥蟻。勇劣怒蛙。織綺當強弩之初。孤豚債肥牛之下。事同拾芥。力易摧枯。秒忽蜂腰。虛見屏於齊斧。突梯首鼠。濫欲寄於鹿頭。剿絕有時。不索何獲。某拱稽致命。執銳忘生。車甲既備於小戎。鯨鯢豈逃於誅僇。竊觀上略。總致中權。戰士義激於身心。列校勢成於臂指。蹶張之技。盡出於山林。拔距之材。徧徵於川洞。賞懸香餌。令布疾雷。莫不鼓舞戎行。虔恭師律。投軀不憚於羽檄。跂足唯俟於牙障。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。神飛首勇。足蹈心馳。懽聲洽於萬夫。勝氣橫於千里。國容不入。屢且及於寢門。家事勿聞。士已填於左闔。即以日月。全軍出次。分道並進。所期戮力。敢告同心。孔大夫貞直冠時。清明格物。全體許國。一心在公。兵精食浮。為日固久。容府楊中丞。以義烈為己任。勳集太常。安南李中丞。以英武為家風。業傳彝器。並膺邦寄。克達皇威。南則浮海濟師。共集堂堂之陣。東則橫江誓衆。用成商善之功。以此鼓行。坐觀盡敵。刑惟勿喜。誅有可哀。徵側之勇冠一方。竟就伏波之僇。呂嘉之威行五嶺。終摧下瀨之師。嗟此陋微。自貽禽滅。

。勉成良畫。速致殊勳。雖荒徼之地。固不勞於有征。而昇平之年。將自此而無事。書之竹帛。實謂揚名。事須移牒鄰管。以成犄角。舉牒者。

庚子十五年春二月。廢邕管。命容管經略使楊旻兼領之。

安南賊楊清伏誅。復以桂仲武爲安南都護。

安南都護李象古。既爲楊清所害。以唐州刺史桂仲武。爲安南都護。楊清拒境不納。仲武偵知清用刑慘虐。其黨離心。遣人說其酋豪。數月間降者相繼。得兵七千餘人。朝廷以仲武逗遛。貶安州刺史。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代之。未至。安南將土開城納仲武。執

楊清斬之。報聞。會裴行立行至海門。而卒。唐海門鎮在博白縣東南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。通鑑

冬十二月。容管經略留後嚴公素。復上表請討黃賊。兵部侍郎韓愈上疏爭之。

嚴公素。奏破黃少卿萬餘衆。拔營柵三十六。時少卿未平。黨徒猶盛。復上表請討之。

兵部侍郎。通鑑作國子祭酒韓愈上言。臣去年貶嶺外。熟知黃家賊事。其賊無城郭可居。依山

傍險。自稱洞王。尋常亦各營生。急則屯聚相保。比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。德既不能綏懷。威又不能臨制。侵欺朘削。以致怨恨。遂攻劫州縣。侵暴平人。或復私讐。或貪小利。或聚或散。終亦不能爲事。近者征討。本起裴行立陽旻。此兩人者。本無遠慮深謀。意在邀功求賞。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。將謂單弱。爭獻謀計。自用兵以來。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斬獲。計不下二萬餘人。倘皆非虛。賊已尋盡。至今賊猶依舊。足明欺罔朝廷。邕容兩管。經此凋弊。十室九空。如此不已。臣恐嶺南一道。未有寧息之時。又比發南兵。遠鄉羈旅。疾疫殺傷。續添續死。每發倍難。若募邕容千人。以給行營。糧

不增而兵便習。守則有威。攻則有利。自南討以來。賊徒亦甚傷損。察其情理。厭苦必深。況賊所處。峒壘荒僻。假如盡殺其人。盡得其地。在於國計。不為有益。若因改元大慶。時憲宗以正月崩穆宗即位赦其罪戾。遣使宣諭。必望風降伏。仍為選擇有威信者。為經略使。苟處置得宜。自然永無侵叛之事。上不能用。通鑑參唐書南蠻傳

壬辰 長慶二年夏五月。邕州刺史李元宗叛。奔黃峒蠻。六月。復置邕管經畧使。

自邕管既廢。人不謂宜。兵部侍郎韓愈。嘗建言合邕容為一道。邕與賊限一江。若經略使居之。兵鎮所處。物力雄完。則敵人不敢犯。容州則隔阻已甚。以經畧使居之。則邕州兵少。情見。易啓蠻心。請以經畧使還邕州。容置刺史為便。不聽。至是邕州人不樂屬容管。刺史李元宗。以吏人狀。授御史使奏之。容管經畧使嚴公素聞之。遣人盜其稿。誣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劾之。元宗懼。五月壬寅。將兵百人。並州印。奔黃峒。公素卒傳致其罪。流驪州。然邕管合容管。人咸以為不便。六月戊子。復置邕管經畧使。節唐書南蠻傳參通鑑

案羅陽。唐羈縻縣。裴行立攻黃峒時所得。宋隸邕州遷隆砦。清為羅陽土縣。在新邕州北二十里。屬太平府。

癸卯 三年。黃峒蠻攻邕欽二州。既而歸款請降。

是歲黃賊更攻邕州。陷左江鎮。攻欽州。陷千金鎮。刺史楊嶼奔石南砦。邕州刺史崔結擊破之。明年。又寇欽州。殺將吏。會敬宗即位。黃賊昌瓘。遣其黨陳少奇二十人歸欽請降。許之。唐書南蠻傳。

文宗

丁未 太和元年。邕州經略使董昌齡。遣兵討平黃儂二峒。西原蠻平。案此條史但言太和中。未詳年月。考省志職官表。張遵以是年任邕管經畧使。張遵上列董昌齡名。而不註年月。查此後董昌齡無再任經畧使之事。則此事當係是年。

西原蠻黃氏儂氏。據州十八。每經畧使至。遣一人詣治所。稍不得意。輒侵掠諸州。橫州當邕江官道。嶺南節度使。常以兵五百戍守不能制。太和中。經畧使董昌齡。遣子蘭討平峒穴。夷其種落。諸蠻畏服。始就約束。十八州歲輸貢賦。道路清平。其後儂峒最強。宋儂智高

即此族。結南詔爲助。其首領儂金澄、儂仲武等。襲黃峒首領黃伯菩。伯菩伏兵擊殺之。儂氏欲興兵報仇。邕管節度使辛讜。遣人持牛酒和解之。乃罷兵。事在僖宗朝。後皆沒於南蠻。同上

案西原黃氏蠻。起於天寶。迄於太和。相繼爲邊患。垂百餘年。朝廷雖頻征討。其禍卒未稍減。至是西原之禍方終。而南蠻之亂又起矣。一摘再摘。當時土著徼氓。所存有幾。可慨也已。

宣宗

丁丑 大中十一年。宣慰嶺南谿峒蠻。

嶺南谿峒蠻。屢爲侵盜。夏四月壬申。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。爲安南邕管宣慰使。五月乙巳。以涯爲安南經畧使。通鑑

戊寅 十二年。夏六月。安南土蠻。導南詔入寇。

初安南都護李琢。爲政貪暴。強市蠻中馬牛一頭。止與鹽一斗。又殺蠻酋杜存誠。羣蠻怨怒。導南詔侵盜邊境。峯州有林西原。舊有防冬兵六千。其旁七綰峒蠻。其酋長曰李由獨。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。知峯州者。言於琢。請罷戍兵。專委由獨防遏。於是由獨勢孤。不能自立。南詔拓東節度使。以書誘之。以甥妻其子。補拓東押牙。由獨遂率其衆臣於南詔。是月蠻寇安南。自是安南始有蠻患。邕管由是騷然。節通鑑

案邕管有蠻禍。由於安南。安南有蠻禍。始於李琢殺杜存誠。此後所稱蠻禍。卽指南詔而言。

懿宗

辛巳咸通二年夏六月。南詔陷交趾。安南都護李鄴走武州。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擊之。流李鄴於崖州。以王寬爲安南經畧使。

初鄴至安南。殺蠻酋杜守澄。復越境收取播州。

播州屬黔中道。大中十三年。爲南詔所陷。李鄴越境收復。欲以爲功。而不知蠻兵已乘虛而入。○案

李鄴收取播州。蓋欲行伐交之策。

杜氏宗黨。遂引南詔兵。合三萬餘人。乘虛攻交趾陷之。李鄴與監軍奔武

州。武州爲邕管所領在宜州後廢

乃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。旋鄴亦收復安南。而朝廷責鄴失守。貶儋

州司戶。以杜氏強盛。務存姑息。冀收其力用。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。再舉鄴殺守澄之罪。長流崖州。詔以鹽州防禦使王寬。爲安南經畧使。

案史稱杜氏世爲蠻酋。自齊梁以來。擁衆據谿峒不可制。至杜存誠爲愛州刺史。兼土

軍兵馬使。家兵衆多。子弟繼總軍旅。長官稍不如意。則相率以叛。故李琢用計誅之。守澄其子也。於是引南詔入寇。圍攻交趾城。以致連年寇亂。安南不供賦稅者六年。大中十二年秋七月。都護經略使王式。始離間其親戚。捕反者悉誅之。守澄遁去。亂稍戢。是杜氏不除。安南決無寧日。故李琢誅存誠於前。李鄂殺守澄於後。未爲無見。使淨其根株。安南何遽受蠻禍。朝廷不察。反罪有功而獎叛賊。是養癰自遺患也。。又案通鑑註。若以杜守澄之戮。爲李鄂罪。則當贈守澄官。不當贈其父官。唐朝之馭將若此。其不振也宜矣。

秋七月。南詔寇邕州陷之。經畧使李弘源奔蠻州。

先是廣桂容三道。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。三年一代。經畧使段文楚。請以三道衣糧。自募土軍以代之。朝廷許之。所募纔得五百許人。文楚入爲金吾將軍。經畧使李蒙。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。悉罷遣三道戍卒。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。比舊什減七八。南詔既陷交趾。窺邕州守備虛。遂入寇。時蒙已卒。經畧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。無兵守禦。城陷。與監軍脫身奔蠻州。二十餘日。蠻去乃還。弘源坐貶建州司戶。

復以段文楚爲邕管經畧使旋坐左遷以胡懷玉代之。

文楚時爲殿中監。復以爲邕管經畧使。至鎮。城邑居人。什不存一。明年二月。南詔復寇安南。經畧使王寬。數來告急。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。仍發許滑徐汴荆襄

潭鄂等道兵。各三萬人。

蜀本作合三萬人

授襲以禦之。兵勢旣盛。蠻遂引去。段文楚坐前變更

舊制。以致蠻禍。左遷成衛將軍分司。以胡懷玉代之。

上俱節通鑑

壬午三年夏五月。分嶺南爲東西道。

嶺南舊分五管。廣桂邕容安南。皆隸嶺南。節度使。蔡京。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使。從之。敕嶺南分爲五管。誠以多年。居常之時。同資捍禦。有事之際。要別改張。邕州西接南蠻。深據黃峒。控兩江之獷俗。居數道之游民。比以委人太輕。軍威不振。境連內地。不並海南。宜分嶺南爲東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。以廣州爲嶺南東道。以邕州爲嶺南西道。別擇良吏。付以節旄。其所管八州。俗無耕桑。地極邊遠。近罹盜擾。尤其凋殘。將盛藩垣。宜添州縣。其割桂州管內龔象二州。容州管內藤巖二州。並隸嶺南西道收管。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。爲東道節度使。蔡京爲西道節度使。舊唐書懿宗紀參通鑑

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。奏罷安南戍兵。蔡襲上疏爭之。初左庶子蔡京。性貪鄙多詐。時相以爲有吏才。奏遣制置止嶺南事。京還奏事稱旨。復以京權知太僕卿。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。至是以爲嶺南西道節度使。時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。蔡京忌之。恐其立功。奏稱南蠻遠遁。邊徼無虞。武夫邀功。妄占戍兵。虛費餽運。蓋以荒陬路遠。難於覆驗。故得肆其姦詐。請罷戍兵。各還本道。朝廷從之。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。不可無備。乞留戍兵五千人。不聽。襲以蠻寇必至。交趾兵食皆闕。謀力兩窮。作十必死狀。申中書。時相信京言。終不之省。通鑑

嶺南西道軍亂。逐其節度使蔡京。詔以桂管觀察使鄭愚代之。

蔡京爲政苛慘。設炮烙之刑。闔境怨之。遂爲邕州軍士所逐。奔藤州。詐爲敕書。作攻討使印。募鄉兵。及旁側土軍。攻邕州不克。衆潰。往依桂州。桂州人怨其分裂。不納。京無所自容。敕貶崖州司戶。不肯之官。還至零陵。敕賜自盡。以桂管觀察使鄭愚。

爲嶺南西道節度使。通鑑參唐書南蠻傳

癸未四年春正月。南詔復陷交趾。經略使蔡襲死之。詔諸兵分保嶺南西道。

去冬十一月。南詔復帥羣蠻五萬寇安南。經略使蔡襲告急。嶺南震動。敕發京南湖南兩道兵二千。桂管義徵子弟三千。諸邕州。受鄭愚節度。令急爲赴援。會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。奏蠻寇必向邕州。若不先保護。遽欲遠征。恐蠻於後乘虛。扼絕餉道。則大局可危。乃敕蔡襲棄交趾。還屯海門。海門鎮在博白縣東南百五十里。舊爲入安南之路。是年六月。改置安南都護於此。詔鄭愚分兵備禦。

以遏蠻寇深入。時南詔已圍交趾。敕書未得達。而襲屢求益兵。一日書數至。十二月。敕山南東道。發弩手千人赴之。襲旦夕盼援兵。嬰城固守。蠻乘援兵未至。攻益急。襲發車弩射之。蠻死傷過半。積尸幾與城齊。蠻乘尸登城。俄而城陷。襲猶徒步巷戰。殺蠻數百。忽左膊中弩箭仆地。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。悉隕於賊。時正月七日也。

案是役。使援兵早至。交趾決未易陷。

幕僚樊綽。攜其印。浮渡江。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。走至城

東水際。荆南虞候元惟德等。謂衆曰。吾輩無船。入水則死。不若還向城。與蠻鬥。人以一身易二蠻。亦爲有利。遂還向城。入東羅門。蠻不爲備。惟德等。縱兵殺蠻二千餘人。逮夜。蠻將楊思縉。始自子城出救之。惟德等皆死。南詔兩陷交趾。所殺虜且十五萬人。留兵二萬。使思縉據交趾城。谿峒夷獠。無遠近皆降之。事聞。上詔諸道兵赴安南者。悉召還。分保嶺南西道。節通鑑參唐書南蠻傳

案通鑑註。蔡襲死矣。十必死之狀。朝臣曾無一人爲之申理。自是之後。唐之紀綱大

壤。凡藩鎮有片言隻字。則朝廷聳動。惟恐拂其意。朝臣反與之關通。依以爲外主矣。

二月。南詔逼邕州。以康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。統領諸軍行營。

南詔旣據交趾。二月。遂寇左右江。逼邕州。鄭愚自陳非將帥才。願更擇人。會康承訓自義成來朝。乃授嶺南西道節度使。發荆襄洪鄂兵萬人從之。承訓辭兵寡。乃大興諸道兵五萬人。六月。廢安南都護府。置行交州於海門。進爲都護府。益調山東兵萬人往戍。以容管經略使張茵鎮之。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。八月。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。復奏蠻必向邕州。請分兵屯容藤州。明年正月。以張茵兼勾當交州事。益海門鎮兵。

滿二萬五千人。因令經略安南。

唐書南蠻傳參通鑑

（通鑑）秋七月。復置都護府於行交州。以宋戎爲經略使。發山東萬人鎮之。時諸道兵援安南者。屯聚嶺南。江西湖南餽運者。皆沂湘江人。漕渠灘水。勞費艱澀。諸軍乏食。潤州人陳礪上言。請造千舫大舟。自福建運米泛海。不一月至廣州。從之。軍食以足。然有司以和雇爲名。奪商人舟。委其貨於岸側。舟入海。或遇風濤沒溺。有司囚繫綱吏舟人。使償其米。人頗苦之。

甲申五年春三月。南詔圍邕州。天平小校破走之。詔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。

承訓至邕州。蠻寇益熾。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州兵以授之。承訓不設斥候。南詔帥群蠻近六萬。寇邕州。將入境。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。以獠爲導。給之。敵至不設備。五道兵八千人皆沒。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。天平軍、鄆兵也。承訓聞之。惶怖不知所爲。

節度副使李行素。帥衆治濠柵。甫畢。蠻軍已合圍。留四日。治攻其將就。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。承訓不許。有天平小校。再三力爭。乃許之。小校將勇士三百人。夜縋而出。散燒蠻營。斬首五百餘級。蠻大驚。問一日解圍去。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。所殺虜不滿三百級。皆谿獠脅從者。承訓騰奏告捷云。大破蠻賊。中外皆賀。上以破蠻功。加承訓檢校右僕射。自餘奏功受賞者。皆承訓子弟親昵。燒營將校。不遷一級。由是軍中怨怒。聲流道路。

通鑑參
唐書本傳

五月。詔撫卹征南軍士。並瘞邕州死事者。

制曰。朕以寡味。獲承高祖太宗之丕構。六載於茲矣。罔畋遊是娛。罔聲色是縱。罔刑戮是濫。罔邪佞是恐。夙夜悚惕。以憂以勤。庶幾乎八表用康。兆人以泰。而西戎欵附。北狄懷柔。獨惟南蠻。姦宄不率。侵陷交趾。突犯朗寧。爰及雋州。亦用攘寇。勞我士卒。興吾甲兵。騷動黎兀。役力飛輓。每一軫念。閔然疚懷。顧惟生人。罹此愁苦。宣布自天之澤。俾垂及物之仁。如聞湖南桂州。是領路系口。諸道兵馬。綱運無不經過。頓遞供承。動多差配。凋傷轉甚。宜有特恩。潭桂兩道。各賜錢三萬貫文。以助軍錢。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。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。比於潭桂。徭配稍簡。宜令本道觀察使。詳其閒劇。准此例興置本錢。邕州以西。黎雋界內。昨因蠻寇。互有殺傷。宜令本道收拾埋瘞。量設祭酌。徐州土風雄勁。甲士精強。比以制馭乖方。頻致騷擾。近聞罷節之日。或有被罪奔逃。雖朝廷頻下詔書。並令一切不問。猶恐尚懷疑懼。未委招携。結聚山林。終成註誤。况邊方未靖。深藉人才。宜令徐泗團練使。揀選召募官健三千人。

赴邕管防戍。待嶺外事寧之後。卽與替代歸還。仍令每召滿五百人。卽差軍將押送。其糧料賞給。所司準例處分。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。訪聞商徒失業頗甚。所由縱舍。爲弊實深。亦有搬貸財。委於水次。無人看守。多至散亡。嗟怨之聲。盈於道路。宜令三道。據所搬米石數。牒報所在鹽鐵巡院。令和雇入海艫船。分付所司。通計載米數足外。輒不更有隔奪。妄稱貯備。其小舸短船。到江口。使司自有船。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。如官吏宴行威福。必議痛刑。於戲。萬方靡安。寧忘於罪己。百姓不足。敢怠於責躬。用伸欽恤之懷。式表憂勤之旨。舊書懿宗記

選募徐州軍士。防戍邕州。

敕以徐州土風雄勁。甲士精疆。比因罷節。頗多逃匿。宜令徐泗團練使。選募軍士二千人。赴邕州防戍。待嶺外事甯。卽與代歸。通鑑參懿宗制敕詳見上篇

案徐州自王智興召募凶悍之士數千人爲牙卒。號銀刀等軍。後浸驕橫。每節度使至。小不如意。一夫大噪。其衆皆和之。嘗噪逐節度使温璋。朝廷知而不敢問。時忠武義成兩軍。從王式討裘甫者。猶在浙東。詔式帥以赴徐州。式至。命圍驕兵盡殺之。餘駭懼逃匿。至是選募赴邕州防戍。而以八百分戍桂林。厥後龐勛卽以此戍兵作亂。而黃巢乘之。唐遂以亡。

七月。罷嶺南西道節度使張茵。以驍衛將軍高駢代之。經畧安南。

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。具知康承訓所爲。以書白宰相。承訓亦自疑懼。累表辭疾。乃罷承嶺訓。以容管經略使張茵代之。茵畏懦不肯進兵。宰相夏侯孜。薦驍衛將軍高駢可用。

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營經畧招討使。悉以茵所將兵授之。駢、崇文之孫也。世在禁營。頗讀書。好談今古。兩軍宦者多譽之。累遷右神策都虞侯。黨項叛。將禁兵萬人成長武。屢有功。遷秦州防禦使。復有功。故委以安南。同上

酉乙 六年夏五月。安南經畧使高駢。大破雲南蠻於邕州。

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。宰相楊收。議罷北軍。以江西爲鎮南軍。募強弩二萬建節度。且地便近。易調發。詔可。時高駢旣得張茵兵。乃選士五千。渡江赴邕管。會諸道兵禦之。敗林邑兵於邕州。擊南詔。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。唐書南蠻傳參通鑑

案考異曰。舊絕實錄。皆云是歲五月。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。考林邑在海南。自至德後。號環王。與中國久絕。劉昫但見蠻。則謂之林邑非也。新書蓋亦承其誤。

戊丙 七年冬十月。高駢大破蠻軍。收復安南。蠻寇悉平。

去歲高駢自海門進軍。抵安南。大破蠻軍。斬首三萬級。遂收復安南府。自李琢失政。交趾湮沒十年。蠻軍北寇邕容界。人不聊生。至是方復故地。奏至。天子覽書。御宣政殿。羣臣皆賀。遂大赦。舊唐書懿宗紀參唐書高駢傳

（通鑑）咸通六年七月。高駢治兵海門。未進。監軍李維周。惡駢欲去之。屢促駢使進兵。駢以五千先濟。約維周發兵應援。駢旣行。維周擁衆不發一卒。九月。駢至南定。峯州蠻衆近五萬。方穫田。駢掩擊大破之。收所穫以食軍。七年六月。南詔酋龍。遣善闡節度使楊緝。助安南。節度使酋遷守交趾。以范昵些爲安南都統。趙諾眉爲扶邪都統。會我監陳勅使韋仲宰。將七千人至峯州。高駢得益其軍。進擊南詔。屢破

之。捷奏至。海軍李維周皆匿之。數月無聲問。上怪之。問維周。維周奏駢駐軍峯州。玩寇不進。上怒。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。代駢鎮安南。詔駢詣闕。欲重貶之。時駢已大破南詔蠻於交趾。殺獲甚衆。遂圍交趾城十餘日。蠻困蹙甚。城且下。會得王晏權牒。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。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。與麾下百餘人北歸。時冬十月也。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。駢遣小校曾袞入告。交趾之捷。至海中。望見旌旗東來。問遊船云。新經畧使與監軍也。二人謀曰。維周必奪表留我。乃匿於島間。維周過。即馳京師。上得奏大喜。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。復鎮安南。駢至海門而還。王晏權聞。動稟李維周之命。維周凶貪。諸將不爲之用。遂解重圍。蠻遁去者大半。駢至。復督厲將士攻城。遂克之。殺段酋遷。及土酋爲南詔鄉導者朱道古。南詔遁去。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峒。誅其酋長。土蠻率衆歸附者萬七千人。奏聞。十一月壬子赦天下。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。各保疆域。勿復進攻。委劉潼曉諭南詔。如能更修舊好。一切不問。置靖海軍於安南。以高駢爲節度使。自李琢侵據安南。爲安南患。案李琢侵據安南恐誤。殆將十年。至是始平。駢築安南城。周三千步。造屋四十萬間。明年二月。駢以爲自安南至邕廣海路。多潛石覆舟。乃募工鑿之。自是漕運無滯。

僖宗

丁酉 乾符四年。南詔遣使請和。詔許之。撤邕州戍兵。

自南詔爲患。中國爲之虛耗。而其國亦疲弊。是年。其君酋龍卒。諡曰景莊皇帝。子法

立。好畋獵酣飲。委國事於大臣。閏二月。遂遣其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。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。奏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。餽餉之費。疲弊中國。請許其和。使羸瘵息肩。詔許之。讜遣大將杜宏等。齎書幣。送瑳寶還南詔。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。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。通鑑

己亥六年。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。遣攝巡官徐雲虔使南詔約和。

杜宏既至南詔。逾年而還。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。大將左瑜曹朗使南詔。賈宏等。相繼死於道。從者死亦大半。辛讜乃召攝巡官徐雲虔。執其手曰。讜已奏朝廷。發使入南詔。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。吾子既仕。則思徇國。能爲此行乎。雲虔曰。士爲知己死。明公見辟。恨無以報德。敢不承命。讜喜。厚具資裝而遣之。二月。雲虔至善闡城。驃信見大使抗禮。驃信夷言君主也雲虔要以稱臣奉貢。且責曰。驃信之先。由大唐之命。得合六詔爲一。恩德深厚。中間小忿。罪在邊鄙。今驃信欲修舊好。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。順祖考孝也。事大國義也。息戰爭仁也。審名分禮也。四者皆令德也。可不勉乎。驃信猶豫。然待雲虔甚厚。雲虔留十七日而還。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。其一上中書門下。其一牒嶺南西道。同上

昭宗

庚申光化三年。邕州軍亂。逐節度使李鋌。

邕州軍亂。逐其節度使李鋌。久之。借鄰道兵討平之。鑑初朝廷授李鋌邕州節度使。制

曰。漢之上將。或委登壇。古之萬夫。用期觀政。所以典拂素難於方面。僉諧遂舉於寵章。有我勳勞。豈恠恩擢。某官秉節持重。抱器謙明。既熟戎韜。兼通軍志。拂青萍之出匣。百鍊無前。整紫鸞之追風。千金莫對。感激而雷霆助順。訓齊而貔武增雄。爰自先朝。薦逢多難。功烈昭著。金石無渝。且聞宿衛之忠。亦著載馳之效。每稽功秩。盡瘁十年。爰用陟明。嘉於一志。乃睠邕部。實爲舊藩。接服嶺之要衝。連駱越之奧壤。付茲重寄。繫爾雄才。爾當清以臨人。和而馭衆。善施條教。勸慰蒸黎。蘇我疲封。佇成樂土。仍峻保安之秩。式崇鎮撫之名。往惟欽哉。勿怠丕訓。鄭璘之辭也。府志

按邕州軍士。前既逐蔡京。今又逐李鐵。李鐵之爲政。何如未詳。大抵不失之苛擾。卽失之貪濁。可斷言也。唐政不綱。逐帥之舉。幾爲司空見慣。然要非盡軍士之過也。昔者衛人出其君。人以爲己甚。師曠曰。天之愛民甚矣。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。以從其淫。而棄天地之性。必不然矣。